叶田突然在家里要妈妈帮助寻 找起几年没有使用的护照,我问他: 要护照干什么?是不是要去美国?

之所以这么问他,是因为十几 天之前的10月14日,他收到一封信 函、2025中美电影节的苏杰姆主席 给他发来一个函,说他写作的电影 文学剧本《虚女》已经讲入最后决 审,让他准备好在终审会议上展示 一下自己的作品。我理解这个"展 示"是我们平时所讲的阐述之意,心 想还得过一关呢! 也不再多问。

半个多月过去,他提出要去美 国,想必终审结束了。

叶田这孩子,是个闷葫芦,平时 工作中写作上任何事情都不给我和 他妈妈讲。有一阵子他总守着电脑 敲打,儿媳给我们告状,说他空下来 就在那里玩电脑。我就叮嘱他,在 电脑前面不要坐到深更半夜,电脑 游戏都是人家设计的,玩得再溜,也 是人家的创造。他也不同话,还是 我行我素,照样在电脑上敲敲打打到 半夜。他妈妈对我说,40多岁的人 了,你不要管他,

冷不防地,他拿出了一部长篇

树星光

借着栽种桂花树种进了这方天地里。

父亲走的那一年,这棵桂花树没有开花

滋味便弥漫上来,就像这无孔不入的花香。

默默地呼喊:父亲,您去了哪里?

摊着一本翻旧了的文集。

中秋节的前一天,我回到了故乡

踏进老城区那条熟悉的小径,远远地就

看见我家门前父亲栽种的那棵桂花

树。走近了,一股幽幽的花香袭来。只

见满树细碎的金黄,藏在墨绿厚实的叶

子底下,像是仙人无意间洒落的金屑,

又像是在沉寂的夜色中忽然爆出的-

枝丫丫,蓊蓊郁郁,像是一把撑开的巨大

的绿伞,那香气便从这绿伞的每一丝缝

隙间溢出来,氤氲着门前的这一方天地。

第10年亲手种下的, 暗喻"十年树木, 百

年树人"之意。那时,我驻守在南海边

防代职锻炼,在部队里摸爬滚打,渐渐

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官。而父亲总是

在信中鼓励我:"做人要像桂花一样,不争春色,却自

有芬芳。"想来,应该是父亲把对远方儿子的期许,都

节里离我而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宿命,让我对

桂花树有了更深的情愫和牵挂。听亲友们说,唯独在

轮,而我的心也经历了8年的风霜雪雨。我长久地思

念父亲,有时候,毫无来由地心里一紧,那空落感伤的

父亲精心栽种了这棵桂花树,又在丹桂飘香的季

父亲离去已经8年,这棵桂花树又增添了8圈年

我循着花香,痴痴地寻找父亲留下的踪迹,心里

花香引我至庭院,那把他常坐的藤椅,还在老地

花香引我至书房,旧书桌上,那方他用了半生的

花香引我至卧室,门槛仿佛是一道时间的边界。门

方摆着。椅脚的藤条有几处已经断裂,露出灰白的芯

子,在清风里微微地摇晃。我仿佛看见,父亲正倚靠

在椅背上,眯着眼,享受着午后的暖阳。他的膝上,还

端砚,墨迹早已干涸,静静地卧着,像一只沉睡的泪

眼。我仿佛看见,父亲那清癯的背影正伏在案前,就

着一盏昏黄的灯,用一支狼毫,在信笺上缓缓地书写。

外,是父亲离去后潮湿的日子。门内,时光却仿佛被温

柔的桂花香气凝住了,一切都还保持着他生前的模样。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让空寂将我包围。心底是那份沉甸

蒸腾到了天空中:又像是一缕光,消融在黎明里,而我

定是化作了春天温暖的风,温柔地拂过故乡的每一

寸田野,那门前的草芽和池里的春水,便有他慈和的

气息;他一定是化作了夏天清爽的雨,滋润着干渴的

禾苗。那淅淅沥沥的雨水敲打着我的窗棂,那便是他

关切的叮咛。秋风起时,他便藏在每一朵金黄的桂花

里,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他用这一树的花开,告

诉我生命的热烈与庄严,他用这袭人的芬芳,慰藉着

语。那桂花的香气,在清冷的夜色里,愈发纯粹,愈发

沁人心脾。我深深地呼吸着,仿佛要将这八年的光

花树构成了一幅墨色的巨大剪影,就像父亲清朗高大

的身躯,而那一簇簇小花,在幽暗中闪着极其微弱柔

和的光,像含泪的眼睛,又像是欣慰的微笑。我知道,

阴,将这无尽的思念与感悟,都吸进我的肺腑里。

夜渐渐深了,四周寂静如墨,只有风与花的私

我在进屋推门的瞬间,回头凝望,月光下,那棵桂

天地如此广袤,又如此沉寂。父亲像是一滴水

我忽然明白了,父亲何曾真正地离开过我呢?他

甸的怅然,是一种弥漫开的、无边无际的失落。

现在只能在花香里感受到他的存在。

我的孤单与思念。

那是我的父亲。

今年的桂花树比往年更茂盛了,枝

这棵桂花树是父亲在我人伍后的

叶田去美国

小说《一天世界》,出版后反响还不 错。一位上海作家读了,主动给他 写了一篇书评。

经历了这一回,我对他说话更 谨慎了。轻易不敢表态。

护照找到了,我趁机问他,是不 是要去领奖? 他只答了一个字:是。

得的是个金奖还是银奖或者是 铜奖?他一概不说。只讲,没有人 同行,挺孤独的,起先不想去。一旁 的儿媳插话道:我劝他去,领了奖顺

叶田说:5号去,8号、最晚9号 就回来。这分明表示,他并不想在 洛杉矶多逗留。

我斟酌着说:这又何必呢,和同 行多交流交流也是好的嘛!

他不吭声,那就是他不赞同我 的话。老伴在饭桌上讲:他要早点 回来,就随他的意。他也有了孩子, 小孙孙果然多可爱啊!

顶撞我,也从来不同我争吵。若真 的争吵起来,用老伴的话说:那这个 家里就热闹了

我寻思着,还是我从小对他的 教育在哪里出了问题。记得他高中 毕业、大学毕业的两个人生关口,正 是上海的出国潮汹涌的年头,我对 他说,你是独生子女,你留在国内读 大学还是要出国深造,我都尊重你 的选择。但是你要记住,读好了书 一定要回到家里来,我和你妈妈就 你一个儿子。你喜欢拍电影,得拍 中国观众喜欢的电影。

后来他拍的人物纪录片《陈家 冷》、纪录片《脸子》和故事片《勇敢 往事》先后在国际上得了奖。我对 他说:这些都是一般的奖,你要拍所 有看过电影的人都叫好的片子,那 才是真本事!

现在我总在扪心自问:我是不 是个合格的父亲? 是不是年纪大 了,我的这种思想和观念落伍了?

叶田要飞一趟美国,去领取中 美电影节剧本《虎女》的奖,我心里 翻腾着各种念头,写下本文。

的很长时间里,水乡唯

的交通工具是船,划船上

高邮,单程就是一天,太劳

神费力了。而兴化离南荡

仅30多里路,划船上兴化

办事,当天来回,方便得

很。水乡人几乎每家都备

有船,但我家却是"几乎"以

外的一家,特别是我出生

后, 更不会考虑备船, 原因

是:有船,就会成天与水打

交道,而"行船走马三分

用心,年幼无知的我,感受

到,却不会想得那么深那

么远。每当村里许多孩

子在我面前炫耀随父母

划船上兴化玩,我就缠着

爸妈也要上兴化。他俩

虽口头答应, 却总是不兑

现。那天,王世昆伯伯见

人就宣传,他要以开帮船

为生了,每天在南荡村与

兴化之间一个来回。王

伯伯与我父亲相处如弟

兄,他有一个比我大三岁

的名为"俊忠"的男孩,长

母亲对我的一番良苦

第一次"上"兴化 陆建华

故乡人去外地城镇, 不说"去",却说"上"。比 如"上临泽",更别说去上 海、兴化、高邮等大小城 市,前面必加一个"上

邮,但我自小满耳听到的, 不是上高邮,而是上兴 化。这是因为高邮离我们 100多里,在交通不发达



莺歌燕舞 (篆刻) 吴伦仲

字。后来,知识逐步增长, 特别是大学毕业后参加工 作了,我才慢慢悟懂,这是 农民的一种谦卑,更表示 他们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对 城市文明的热切向往。 老家南荡村隶属高

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的

话剧《妈妈》讲述了一个以商业合 约联系起来的母女关系。

62岁丧夫、无子女的埃斯佩兰 萨发布个人广告招募儿女,而对方 一定报酬以维系她的生 要支付-活。32岁的恩帕身负巨大的幼年 家庭创伤,在寄养环境里长大,成 了一个广告业女强人。出于一定 心理需求,她雇佣了埃斯佩兰萨。 人之间的母女关系以一份商 业合同维系,甚至有一个月试用 期,经济关系解放了母职与生育 相伴随的强制性,将其转变为承 担了照料与情感责任的行动者, 年中还有两次带薪假期。

年后重新签订的合同帮助维系了 母女的关系,她们分别对对方提出 些建议,使彼此相处更加融 这份合同似乎构建起一种理

与妈妈的相处使恩帕开始与 什么关系像家庭这样具有普遍性 萨编造童年经历。她也羞于向他 人承认自己与埃斯佩兰萨的雇佣

这些矛盾在她们结成母女的 第三年集中爆发了。或许是出于 对自己病情的认知一 -埃斯佩兰 萨早先就会头疼,还记错过恩帕的 生日一 ——她提出要与恩帕结束经 济关系,领养对方。她在"被需要 的过程中恢复了自身的主体性,希 望自己不再是被雇佣的妈妈,而是

但这一提议使恩帕极度恐慌。 出于童年创伤,她不信任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关系,合同就成了她的防 御机制,使她在"家庭关系"中掌握 主动权、留有退路。埃斯佩兰萨提 出收养,这一权力关系便崩溃了,并 触发了她深层的恐惧:被爱便意味 着丧失控制,进入家庭意味着再度 被捆绑。

这一安排巧妙地揭示出,看似

来上海前,由于以往寄养狗的宠物 店关门了,我和夫人犯了难。女儿知悉 后,立马提出让我们带上两条宠物狗, 自驾到上海。我含糊地问:"能行吗?

ANY

天津人真正感受到了大都市风范。

女儿信心满满地回答:"绝对行。

到的商场、饭店、景点等众多公共场所,

都有"宠物友好"标识,对"汪星人"来

说,真是莫大的福分。上海让在很多其

到时已有四位顾客和一只宠物狗,我和

夫人一看有点儿拥挤,便停下脚步,女

儿牵着我们的两只狗和她自己的

小狗,看出我们在犹豫,对我说:

'没事,都能进去。"我们进入咖啡

们带的狗多,还友好地逗三只小 1

里的祥和气氛,让我感叹不已,

狗,店老板热情地为我们端上美味的特

色咖啡,让开始有些难为情的我,心情

舒缓了许多。虽然有点儿拥挤,狗又在

人鋒中蹿来蹿去嬉戏,但一点没影响店

有两个大厅,我们怕三只狗影响其他顾

客就餐,就找了一个稍偏的角落落座。

每当有新的顾客到来,服务员都会主动

询问顾客是否怕狗,如果怕狗,可调到

另一个厅,没有一个人反馈说怕,这让

我不能不为之动容。在上海,类似的地

方不在少数,比如:专门为"汪星人"建

的游泳池"玩小伴宠物乐园",宠物狗畅

游在清澈见底的泳池,尽情享受人间温

还有一次,我们到饭店吃饭,饭店

一天,我们去一家网红咖啡店。这

个只有十一二平方米的小店,我们

他城市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我怀揣疑虑开启了上海之行。

到了上

海,走在大

街小巷,果

然如女儿所

说,我们所

最近到上海看女儿,我这个骄傲的 情,好不快乐。蟠龙新天地的冰激凌店, 不仅为带狗的游客精心准备并赠送宠物 食用的冰激凌,还专门为宠物准备了饮 水的水盆,可谓无微不至。有的社区物业 在"宠物友好"方面也很周到,投放了大量 清理宠物粪便的垃圾袋,方便溜狗的居民, 可见上海民众与动物相处之和谐。上海体 恤民情, 实实在在推进"宠物友好"城市建

> 在上海感受"宠物友好" 让人点赞! 狗被称 为"人类最 忠诚的朋

设,不得不

友",这个称谓充分表达了人们对狗忠 诚品质的认可和赞美。狗狗机智勇敢、 忠实可靠、善解人意、用涂广泛。达尔 文说过:"狗对人的爱已经成为狗的本 能。"狗不会说话,但它忠实地守在主人 身边,不离不弃,在人与狗的相处过程 中,人类更多的是受益者。狗作为人类 亲密的伙伴,通过日常互动提供情感支

持,它是空巢老人的感情牵绊,也 是独自在外打拼人士的忠实陪伴 者。狗自古就有"忠诚"的美名, "没事,都能进去。"我们进入咖啡店,先来的顾客非但没有嫌弃我 至死不渝地跟随主人、保护主人, 甚至在关键时刻与主人同生死共

患难。在人民公安队伍里,有这样一群 特殊的战士,它们不会说话,却能用鼻尖 嗅出罪恶的蛛丝马迹,以血肉之躯守护 着万家灯火。危难之时,它们挺身而出, 无论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还是各种凶 器,都无所畏惧,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来保 护人类。同样,当地震或泥石流等灾害 降临,坍塌的废墟掩埋了希望,总有一群 毛茸茸的"逆行者",用湿漉漉的鼻尖探 寻生命的温度,用爪子在瓦砾堆里刻下 生命的轨迹。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间,它 们是视障人士的第二双眼睛。

具有现代文明的人类,应该善待这 些"汪星人"——可爱的毛孩子。向上 海学习,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得清秀,说话轻言细语,脖 子上常戴着一只银项圈, 见到生人会露出可爱的羞 涩神情,我俩从小就在 起玩。俊忠对我说:"我知 道你早就想上兴化,现在 爸爸开帮船了,你想每天 上兴化,都可以!

九岁那年,我第一次 乘坐王伯伯的帮船上兴 化,父亲陪着。前一天夜 里,我兴奋得大半夜睡不 着。第二天,帮船才离开 南荡村不久,我就在父亲 身旁疲惫地睡着了……不 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把 我摇醒,我起身向外看,

来越近,我对兴化终生难 忘的第一印象随之产生, 觉得被汪洋大水包围着的 兴化城,忽上忽下地浮沉 不定,分明就是一条大 船!第二印象说来有点不 好意思,父亲领我上岸逛 街,觉得兴化人把厨房都 搬到街上来了,卖的都是 百姓家常做的价廉物美的 小吃:米饭饼、米糕、烂藕、 油条、芝麻团、油端子、馓 子等,样样都精致、好看、 逗人吃。我什么都想尝, 只要开口,父亲就给我买, 只恨肚子装不下。第三个

呀!朝思暮想的兴化,越

印象,与我六岁进私塾读 书有关,读了三年书,识得 不少字,就迫不及待地囫 **闷吞枣般读书。**平时最爱 听老人讲民间传说故事, 上兴化随父亲逛街,一眼 看见道旁小书摊上放着我 听熟了却从未见过的通俗 唱本《十把穿金扇》《龙灯 图》《薛仁贵征东》《三请樊 梨花》……就缠着父亲买, 父亲毫不犹豫,立刻掏钱。

我第一次上兴化留下 的这三个印象,至今仍历 历在目。此后,我又多次 随王伯伯的帮船上兴化。 作为一个在闭塞乡村长大 的孩子,我能那么早从兴 化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精 彩,加深了我对未来和文学 的向往,这中间还包括第一 次吃到海蜇头。王伯伯隔 三差五地买两三斤海蜇皮, 让俊忠送到我家。将海蜇 切成肉丝状,加些麻油、香 醋等拌匀,立即香味扑鼻, 令人食欲大振。

1952年秋,我12岁, 离家出外求学。后来,王 伯伯全家迁往兴化县,联 系渐渐减少乃至没有了往 来。2019年11月,我在 《雨花》发表过题为《不敢 怀旧》的散文,满怀深情地 写到王伯伯和王俊忠。文 中有诗八句一直萦绕脑 海:忆昔年少嬉田头,亲如 手足笑如歌。村头巷尾常 欢聚,大船乘浪兴化游。 大伯待我如己出,每赠时 鲜海蜇头,而今你我鬓如 霜,光阴似箭不可留……



想的"自选家人"(chosen family)。

他人分享居住空间和内心世界,可 以排解孤单,初先抚平童年的伤 口。她建立了对家庭的认知:"有 私密性,又意义深远呢?"她还打算 领养一个孩子,也将对方从不幸的 童年中拯救出来。但她还是不愿 直面自己的伤痛,试图与埃斯佩兰 母女关系。

失去控制学会爱

鞠冠仪 (复旦大学)

试图真正地创造一个家庭。

浪漫理想的"自选家人"实际上是一 个持续协商、权力与情感相互拉扯 的过程。恩帕的崩溃不是爱的失 败,而是当代亲密关系无法摆脱权 力关系的缩影。《妈妈》提问: 当我们

宣称可以"选择家庭"时,我们是否 准备好承担被选择、被爱甚至被定

"自选家人"背后存在着巨大 的伦理张力,它要求个体在没有法 律保障的情况下定义责任与爱的 边界,因此比血缘建构的家庭更加 脆弱。一日平衡被破坏,就会留下 由自我选择造成的巨大情感空 洞。最后,在妈妈的病情揭露后,

恩帕终于开始直面这段关系

她意识到失去控制并不意味着 关系的崩溃,而意味着她已经 在无意识中投入了真实的情 感。"母亲"不再是她雇来的角 色,而是她真正的情感对象; "不再是选择的产物,而是生 命共同体的生成事实。

《妈妈》的悲剧结尾启示人们: 人只有在失去控制的那一刻,才能 真正学会去爱。它也并不仅仅是-则母爱叙事,而且是一场关于"家庭 何以可能"的探讨——在此,家庭不 是社会制度和血缘关系的产物,而 是人 光 湯 望 被 理 解 被 雲 要 并 原 音 共同承担生命脆弱性的实践形式

十日谈 夜光杯青年写作计划

传统文化的土 壤出发. 走向 与艺术节学生观摩团 世界音乐的远 责编:吴南瑶

她从中国

故 ¥ 的 裸 桂 花